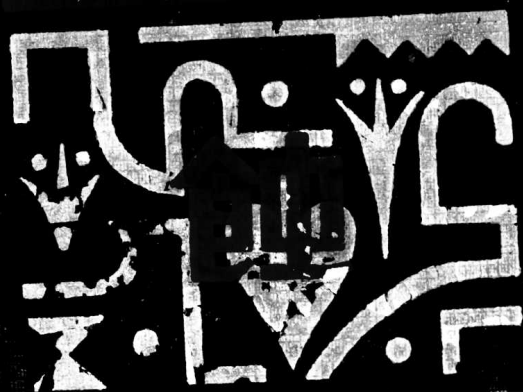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茅盾著
開明書店刊



蝕

著 盾 茅

店 書 明 開

「我討厭上海，討厭那些外國人，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，討厭黃包車夫，討厭電車上的賣票，討厭二房東，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瘟三……真的，不知爲什麼。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氣！」

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緊皺着眉尖說；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摺弄左邊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。

和她並肩坐在牀沿的，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：年約二十一二，身段很美麗，服裝極幽

雅，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。她見慧那樣憤憤，頗有些不安，拉住了慧的右手，注視她，懇切地說道：

「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！可是我總覺得上海果然討厭，鄉下也同樣的討厭；我們在上海，討厭牠的喧囂，牠的拜金主義化，但到了鄉間，又討厭鄉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靜了；在上海時，我們神昏頭痛；在鄉下時，我們又心灰意懶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過比較起來，在上海求智識還方便……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。」她說到「讀書」，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；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，或者是太誇口了；可是「讀書」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。她自從去年在省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，便很消極，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，卻和「社會上」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人兒去交際——戀愛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簡直氣極了；她對於這些「活動」，發生極端的厭惡，所以不顧熱心的同學嘲笑爲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滅了，她對一切都失望，只有「靜心讀書」一語，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。爲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一

讀書的地方，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，已經換了兩個學校。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？想研究學問呢？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？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。不過每逢別人發牢騷時，她總不自覺地說出「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」這句話來，此時就覺得心頭寬慰了些。

慧女士霍地立起來，兩手按在章女士的肩脾，低了頭，她的小口幾乎吻着章女士的秀眉，很快地說道：「你打算靜心讀書麼？什麼地方容許你去靜心讀書呢？你看看你的學校！你看看你的同學！他們在這裡不是讀書，卻是練習辦事——練習奔走接洽，開會演說，提議決議罷了！」她一面說，一面捧住了章女士的面孔，笑道：「我的妹妹，你這書獃子一定還要大失望！」

章女士半羞半怯不以爲然的，推開了慧的手，也立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沒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經驗，你自然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變遷了。況且——你說的也過分，他們儘管忙着跑腿開會，我自管讀我的書！」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，倒了兩

杯茶，支頤凝眸，無目的地看着窗外。

章女士住的是人家邊廂的後半間，向西一對窗開出去是曬臺，房門就在窗的右旁，朝北也有一對窗，對着放了張書桌。臥牀在書桌的對面，緊貼着板壁；板壁的那一面就是邊廂的前半間，二房東的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住着。書桌旁邊東首的壁角裏放着一只半舊的籐榻。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，慧女士就坐在這椅上，章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櫈上。

房內沒有什麼裝飾品。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，卻還要讓出一角來放茶具，向西的一對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紗，想來是不要走到曬臺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，但若章女士坐在籐榻上時，曬臺上一定還是看得見的。

「你這房，窄得很；恐怕，也未必靜。怎麼能夠用功呢？」慧女士喝了一口茶，眼看着向西的一對窗，慢慢地說。

章女士猛然回過頭來，呆了半晌，纔低聲答道：「我本來不講究這些，你記得我們在

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這還要小麼？至於靜呢？我不怕外界不靜，就怕心裏——靜——不——下來。」末了的一句，很帶幾分幽怨感慨。剛果自信的慧，此時也似受了感觸，很親熱地抓住了章女士的右手，說：「靜妹，我們一向少通信，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你有什麼不得意；像我，在外這兩年，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嚐遍了！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，人類都是自私的，想欺騙別人，想利用別人。靜！我告訴你，男子都是壞人！他們接近我們，都不是存了好心。用真心去對待男子，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裏。靜妹，你看，我的思想也改變了。我比從前老練了些，是不是？」

她微微嘆了口氣，閉了眼睛，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。

「哦……哦……」靜不知道怎樣回答。

「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。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！」慧的粉渦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，大概是興奮，但也許是因爲想起舊事而動情。

沉默了好幾分鐘。

靜呆呆地看着慧，嘴裏雖然不作聲，心裏卻擾亂得很。她辨出慧的話裏隱藏着許多事情——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。靜今年只有二十一歲，父親早故，母親只生她一個，愛憐到一萬分，自小就少見人，所以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。也許太嬌養了點兒。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巇，她是一個耽於幻想的女孩子。她對於兩性關係，一向是躲在莊嚴聖潔，溫柔的錦幃後面，絕不會挑開過這錦幃的一角，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；她並且是不願挑開，不敢挑開。現在慧女士的話卻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，她驚疑地看着慧，看着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，一雙清澈的眼睛，和兩點可愛的笑渦；一切都是溫柔的淨麗的，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卻伏着可醜和可怕。

她衝動地想探索慧的話裏的祕密，但又羞怯，不便啓齒，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。慧臨走時說，她正計畫着找事做，如果找到了職業，也許留在上海，領略知識界的風味。

二

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纔收煞，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，景象很是陰森。章女士拉開蚊帳向西窗看時，只見曬臺上二房東太太隔夜露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，軟弱無力，也像是夜來失眠。天空是一片灰色。街上貨車木輪的轆轤的重聲，從溼空氣中傳來，分外滯澀。

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，支起半個身體，惘然朝曬臺看。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女人的襯衫，已經半舊了，但從牠的裁製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，並且

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。

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這件女衫上了。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爲新少奶奶的少婦。她想：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夠說話，牠一定會告訴你整篇的祕密——牠的女主人生活上最神聖，也許就是最醜惡的一頁；這少婦的歡樂，失望，悲哀，總之，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，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罷。處女的甜蜜的夢，做完時，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罩下來，直把你壓成粉碎。你不得不捨棄一切的理想，停止一切的幻想，讓步到不承認有你自己的存在。你無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壓迫下，只好取消了你的莊嚴聖潔處女的理想，和少婦的現實，總是矛盾的；二房東家的少婦，雖然靜未嘗與之接談，但也是這麼一個溫柔怯弱幽悵的人兒，該不是例外罷。

靜忽然掉下眼淚來。是同情於這個不相識的少婦呢，還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，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但這些可厭的思想，很無賴的把她纏縛定了，卻是事實。她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無

端襲來。她頗自訝爲什麼自己失了常態，會想到這些事上。她又歸咎於夜來失眠，以至精神煩悶。最後，她又自己寬慰道：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來的。實在不假，自從慧來訪問那天起，章女士心上常若有事件難以解決，她幾次拿起書來看，但茫茫的看了幾頁，便又把書拋開。她本來不多說話，現在更少說。周圍的人們的舉動，也在她眼中顯出異樣來。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君說了一句「天氣真是煩悶」，猛聽得身後一陣笑聲，而抱素君也怪樣的對她微笑。她覺得這都是不懷好意的，是污辱。

「男子都是壞人！他們接近我們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」

慧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來。她嘆了一口氣，無力地讓身體滑了下去。正在那時，她彷彿見有一個人頭在曬臺上一伸，對她房內窺視。她像見了鬼似的，猛將身上的夾被向頭面一蒙，同時下意識地想道：「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趕快用白布遮起來！」

但是這斗然的虛驚卻把靜從灰色的思潮裏拉出來，而多時的興奮也發生疲乏，竟意外的又睡着了。

這一天，靜沒有到學校去。

上午，靜接到慧寫來的一封信。

「靜妹，昨日和你談的計畫全失敗了；三方面都已辭絕！咳！我想不到找事如此爲難。我的大哥對我說：『多少西洋留學生——學士碩士博士，回國後也找不到事呢。像你那樣只喫過兩年外國飯的，雖然懂得幾句外國話，只好到洋行裏做個跑樓；然而洋行裏也不用女跑樓！』」

「我不怪大哥的話沒理，我只怪他爲什麼我找不到事，他反倒自喜幸而料着似的。嫂嫂的話尤其難受，她勸大哥說：『慧妹本來何必定要找事做，有你哥哥在，還怕少喫一口苦粥飯麼。』我聽了這話，比尖刀刺心還痛呢！」

「靜妹，不是我使性，其實哥哥家裏不容易住；母親要我回鄉去是要急急爲我『擇配』；『嫁了個好丈夫，有喫有用，這是正經，』她常常這麼說的。所以我現在也不願回鄉去。我現在想和你同住，一面還是繼續找事。明天下午我來和你面談一切，希望你

不拒絕我這要求。

定 慧 五月二十一日夜

靜捏着信沉吟。她和慧性格相反，然而慧的爽快剛毅有擔當，卻又常使靜欽佩，兩人有一點相同，就是嬌養慣的高傲脾氣。所以在中學時代，靜和慧最稱莫逆，但也最會嘔氣吵嘴。現在讀了這來信，使靜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時的情形，宛然有一個撅起小嘴，微皺眉尖的生氣的「嬌小姐」——這是慧在中學的綽號——再現在眼前。

回憶溫馨了舊情，靜對於慧憐愛起來。她將自己和慧比較，覺得自己幸福得多了：沒有生活的恐慌，也沒有哥哥來給氣她受，母親也不在耳邊絮聒。自己也是高傲的「嬌小姐」，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，嫂嫂的冷嘲，覺得這樣的生活，一天也是難過的。

靜決定留慧同住幾時，爲了友誼，也爲了「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。」況且，今晨曬臺上人頭的一伸，在靜尤有餘驚，那麼，多一個慧在這裏壯壯膽，何嘗不好呢。

下面二房東客堂裏的掛鐘，打了三下，照例的骨牌聲，就要來了。靜皺着眉尖，坐到書

桌前補記昨天的日記。

牌聲時而緩一陣，時而緊一陣，又夾着爆發的譁笑，很清晰地傳到靜的世界裏。往常這種喧聲，對於靜毫無影響，她總是照常的看書作事。但是今天，她補記一頁半的日記，就停了三次筆。她自己也驚訝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；最後她自慰地想道：「是因爲等待慧來。她信裏說今天下午要來，爲什麼還不見來呢？」

牛毛雨從早晨下起，總沒有停過，但亦不加大；軟無力的溼風時止時作。在靜的小室裏，黑暗已經從壁角爬出來，二房東還沒將總電門開放，電燈在黑暗的圍攻中很無聊的空掛着。靜躺在籐榻上默想。慧還是沒有來。

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彈指聲。這輕微的擊浪壓倒了下面來的高出數倍的牌聲笑聲，刺入靜的耳朵。她立刻站起，走到門邊。

「我等候你半天了！」她一面開門，一面微笑地說。

「密司章，生了病麼？」進來的男子問。「哦，你約了誰來談罷？」他又加一句。露着牙

齒嘻嘻的笑。

靜有些窘了，覺得他的笑頗含疑意，忙說道：「沒……有。不過是一個女朋友罷了。」同時她又聯想到昨天在課堂上對他說了句「天氣真是煩悶」後他的怪樣的笑；她現在看出這種笑都有若干於己不利的議論做背景的。她很有幾分生氣了。

抱素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了，一雙眼閃爍地向四下裏瞧。靜仍舊回到她的籐榻上課出發演講。」抱素向着靜，慢慢地說。「學校當局已經同意了。本來不同意亦沒有辦法。周先生孫先生本已請了假，所以明後天上午也沒有課。今天你沒到校，我疑惑你是病着，所以特來報告這消息，借此你可以靜養幾天。」

靜點了點頭，表示謝意，沒有回答。

「放假太多了，一學期快完，簡直沒有讀什麼書！」抱素慨歎似的作了他的結論。這結論，顯然是想投靜之所好。

「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！」靜冷冷地說。「況且，如果正經讀書，我們的貴同學怕一大半要落伍罷。」

「罵得痛快！」抱素笑了一笑，「可惜不能讓他們聽得。但是，密司章，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批評你來？」

「小姐！博士太太候補者虛榮心！思想落伍！哦，還有，小資產階級，是不是？左右不過是這幾句話，我早聽厭了！我誠然是小姐，是名副其實的小資產階級！虛榮心麼？他們那些跑腿大家纔是虛榮心十足！他們這班主義的迷信者纔是思想落伍呢！」

「不是，實在不是！」

「意志薄弱哦，一定有很多人說我意志薄弱呵！」靜自認似的說。

「也不是！」頗有賣弄祕密的神氣。

「那麼，我也不願意知道了。」靜冷冷的回答。

「他們都說你，爲戀愛而煩悶！」

我們的「小姐」愕然了。旋又微笑說：「我真所謂己之所欲，必施於人了。戀愛我不曾夢見戀愛，我也不曾見過世上有真正戀愛！」

抱素倒茶來喝了一口，又訕訕的加一句道：「他們很造了些謠言，你和我的。你看，這不是無聊麼？」

「哦？」聲音裏帶着幾分不快。靜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學們的種種鬼態，特別是在她和抱素談話時，不是無因的。

向後靠在椅背上，凝視着靜的面孔，抱素繼續着輕輕兒說道：「本來你在同班中和我談話的時候多些。我們的意見又常常一致。也難怪那些輕薄鬼造謠言。但是，密司章，你是明白的，我對你只是正當的友誼——咳，同學之誼。你是很孤僻的，不喜歡他們那麼胡鬧；我呢，和他們也格格不相入。這又是他們造謠的根據。他們看我們是另一種人。他們看自己是一夥，看我們又是一夥；因而生出許多無聊的猜度來。我素來反對戀愛自由。雖然我崇拜克魯泡金。並且五分鐘熱度速成的戀愛，我更加反對！」